

五眼联盟的定居者殖民起源

加中关系危机调查系列文章之四

[John Price](#) / 2022 年 1 月 4 日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中军队厦门战役场景。迈克尔·安杰洛·海耶斯绘图/安妮·S·K·布朗军事收藏/维基共享资源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一片废墟中，美国及其盟国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维多利亚大学名誉教授、历史学家约翰·普莱斯（John Price）对加拿大、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盎格鲁定居者殖民国家联盟的崛起，以及它们今天如何煽动亚太地区的冲突进行了认真的反思。点击[此处](#)阅读整个系列。

"在伊拉克，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自愿联盟'共同作战，延续了早期的盎格鲁 - 撒克逊团结一致的传统，其后果却是毁灭性的。

——玛丽莲·莱克和亨利·雷诺兹·《绘制全球色彩线》

代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的五眼间谍网络成立于 1948 年。[1] 传统历史将它们的联盟描述为多年反法西斯战争合作的自然结晶。然而，这个故事所掩盖的，是这些定居者殖民国家的共同血脉是建立在剥夺原住民的基础上这一事实。

古代帝国，包括其希腊和罗马变种，经常采用定居者殖民主义的形式，但从哥伦布开始的欧洲扩张却披上了现代的伪装。[2] 从 19 世纪开始，大英帝国及其定居者后代在角逐全球霸权的斗争中脱颖而出。这个盎格鲁联盟在倡导自由主义和自由贸易的同时，实行白人至上主义，其发展历程就是一部剥夺原住民、全球性奴隶制、白人统治和种族资本主义的历史，而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和劳动者起义也贯穿其中的每一个环节。

美国是第一个摆脱英国殖民主义母国控制的现代定居者国家，可是随即却将自己也建成为又一个帝国。美帝国和大英帝国很快便开始合作，试图在竞争激烈的现代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中获得商业和战略优势。他们追求直接和间接形式的殖民主义，同时在美加两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地区巩固定居者殖民主义。1842 年至 1846 年间签署的三项条约中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南京条约：第一个由代表大英帝国的权威人士和中国清朝的代表在鸦片战争之后签署的条约。鸦片战争中英国打败了试图阻止鸦片非法进口的清军。当时，英国支持怡和（Jardine, Matheson & Co.）等公司使用鸦片来支付（英国人在印度种植的）茶叶，这种茶叶在英国备受喜爱，价值越来越高。清朝官员反对鸦片贸易，并采取行动阻止其进口，结果却遭到了大英帝国的武力碾压。尽管英国的宪章派工人阶级发起运动反对这场战争，但英国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与怡和洋行的威廉·贾丁在伦敦就战争准备及议和条款等进行了广泛的磋商后，决定发动战争。[3] 在随后的战斗中，清军战败，被迫与英军签订了今天我们所说的不平等条约。1842 年的《南京条约》为英国提供了重大的商业租权，使白人商人可以进入广州以外的中国港口，允许英国人制定贸易条件，并赋予英国公民“治外法权”，免受清朝法律起诉。鸦片进口将会增加。这是殖民主义的经典形式，外来者将不平等关系强加给另一个国家，主要是获取商业特权，却用“自由贸易”的语言加以掩盖。

望厦条约：英国开创了先例，羽翼未丰的美利坚帝国随后于 1844 年开出了自己的条约强加给清朝。美国商人在英国人之后不久便来到中国。他们也参与了鸦片贸易，并写信给英国外交大臣，支持英国为鸦片战争做准备。[4] 《望厦条约》为美国商人提供的特权与《南京条约》赋予英国人的特权不相上下。之后，美国人前往日本，成为第一个将不平等条约强加给日本的国家。他们告诉日本当局，如果他们不与美国签署条约，英国将强加给他们一个不平等条约，让他们像中国一样进口鸦片。[5] 一位美国法律学者在仔细研究了《望厦条约》字里字外的含义后指出：“虽然从 1844 年开始，在中国的美国人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但在美国的华人绝对受美国法律的约束。此外，美国法律绝对歧视他们——有时也是颇费心思。例如，加州最高法院在 1854 年裁定，禁止‘印第安人’在与白人打官司时出庭作证这一条款也适用于中国人——理由是哥伦布称北美原住民为‘印第安人’是因为他以为自己是在亚洲。”[6]

俄勒冈条约：《望厦条约》签定两年后，在太平洋这一边的美加两国西北部，另一项条约也在酝酿中。此时，哥伦比亚河以北尚只有几百名非原住民，几乎全部受雇于哈德逊湾公司。相比之下，十万或更多的原住民认为自己是享有主权的民族，以自己的治理形式与这片土地和谐相处。[7] 然而，英国和美国政府却故意视他们为不存在，将“俄勒冈”这片原住民领土视为无主空地，意即空旷的土地。1846 年，他们依据现今已经站不住脚的理论，签署了《俄勒冈条约》，自行将这片 140 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的国土面积总和）土地的主权归于英美两国，并将北美太平洋沿岸的西北地区及其原住民社区切成两半，完成了沿第四十九条纬线从落基山脉延伸到太平洋的划界，由此，英国定居者殖民地“不列颠哥伦比亚”诞生，并于 1871 年作为一个省加入了加拿大，而边界线的南部土地则成为美国的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在边界两侧，新建的殖民地招来了白人定居者，以巩固英美的控制。此举需要剥夺原住民国家的土地，向白人定居者赠送土地，并向采掘业的资源公司赠送土地或使用许可。这些是定居者殖民主义的惯用手法：外来者实际上吞并了主权属于原住民的领土，随后便试图消灭这片土地上的原住民以达到完全占有土地的目的。原住民对这一进程的抵制直到今天仍在继续。



签署《南京条约》。约翰·普拉特船长绘图。约翰·伯内特制作，1846年4月。

这三项条约说明了帝国扩张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殖民主义和定居者殖民主义——前者基于一系列始于条约直至政治上彻底控制的措施，如英国对印度的控制；后者基于吞并，夺取原住民土地，并将其重新分配给帝国中心的定居者和资本家。[8] 美英帝国就是在殖民主义和定居者殖民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美国在（1898年）西（班牙）美战争中的胜利加速了其扩张——非法吞并夏威夷，将关岛、波多黎各和菲律宾纳为殖民地。毫不奇怪，许多英国人鼓励美国的扩张，正如鲁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在1898年写下的诗歌《白种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所说明的那样：

*挑起白种男人的负担—
送出你们最优秀的品种—
捆绑起你们的儿子将他们流放
去服务俘虏的需求；
戴着沉重的缰绳
服侍那些焦躁的野蛮人——
那些刚被俘获的愠怒的人们，
一半是魔鬼一半是稚子。*

进入二十世纪后，英美帝国相互合作，强化了国内外的白人至上主义。历史学家玛丽莲·莱克（Marilyn Lake）和亨利·雷诺兹（Henry Reynolds）在《绘制全球色彩线》（Draw the Global Color Line）一书中对此进行了很好的描述。文化和资本主义胶合在一起，共同阻止限制美国和英国属地的亚洲移民；联手策划干预侵略中国；遏制日本向外扩张；致使1919年凡尔赛种族平等条款的提议中途而废，并瓜分了南太平洋的岛屿；制定了华盛顿条约，将日本的地位降为亚洲低级合作伙伴。所有这些都为盎格鲁-美利坚联盟在亚洲的组建做了铺垫，加拿大对此也有积极的贡献。[9] 当然，摩擦也是存在的，抵抗殖民主义的力量也在不断发展，但殖民主义联盟还是不断发展扩大，特别是当美国在采用福特式大规模生产和消费生产工艺，经济能力得到大幅提升之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英国政府越来越依赖美国的支持。到战争结束时，美国取代英国成为盎格鲁联盟中最强大的力量。但它也面临着国内、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支持独立，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更不用说面临苏联的挑战，特别是在欧洲。

随着英国的衰落，温斯顿·丘吉尔于1946年在密苏里州富尔顿的“铁幕”演讲中呼吁建立盎格鲁联盟的统一战线。随着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登上舞台，丘吉尔宣布苏联的暴政（铁幕）正在东欧上方落下。他方便地忽略了当时也在发生的另一些事情，即印度和其它一些国家的独立运动正在对英国殖民主义发起猛攻，苏联拒绝接受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丘吉尔提议：

现在，当仍然奉行这个实现我们全面战略概念的方法的时候，我要讲一讲此行要谈的关键问题。没有我所称之为各英语民族兄弟手足一样的联合，有效地防止战争和继续发展世界组织都是难以做到的。这种联合就是以英联邦与帝国为一方和以美利坚合众国为另一方建立特殊的关系……如果英联邦的人口加上美国的人口，再加上这种合作关系所蕴含的在空中、海上、全球、科学和工业以及道德力量各方面的合作，就决不会出现动荡不安和不稳定的权力平衡，诱惑野心和冒险的行径。恰恰相反，【世界】将拥有巨大的安全保障。

【10】

这是殖民统治者号召团结的呼声，号召说英语的盎格鲁-美利坚帝国联合起来结成同盟，使自己有能力对抗全球反殖民主义运动带来的影响以及他们眼中的苏联威胁。英国及其定居者殖民后代——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将利用他们之间经济和文化的权力，这些源于对原住民的掠夺、全球化奴隶制、白人至上主义和种族资本的权力，利用包括欧洲国家和日本在内的非盎格鲁盟友支持的能力，建立美国乃至西方的和平。

这就是在 1948 年催生了五眼间谍网络的联盟。它将在太平洋乃至全球的战后种族和帝国政治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John Price is professor emeritus at the University of Victoria, author of Orienting Canada, and a member of the Advisory Board of the newly formed Canada-China Focus, a project of the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Institute and the Centre for Glob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Victoria).

约翰·普赖斯 (John Price) 是维多利亚大学荣休教授，是《加拿大定位》(Orienting Canada) 一书的作者，也是新成立的《加拿大-中国焦点》(Canada-China Focus) 顾问委员会成员，该中心是加拿大外交政策研究所和全球研究中心 (维多利亚大学) 的一个项目。

[1] 有关五眼的说教，参阅 Anthony R. Wells, *Between Five Eyes: 50 Years of Intelligence Sharing* (Oxford: Casemate, 2020).

[2] 有关定居者殖民主义历史的概述，参见 Edward Cavanagh and Lorenzo Veracini,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Settler Colonialism* (London: Routledge, 2017) for an overview of the history of settler colonialism.

[3] 有关帕默斯顿和怡和之间会谈的详细介绍，参见 Richard J. Grace, *Opium and Empire: The Lives and Careers of William Jardine and James Mathes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14), 249-289. 另见 Carl A. Trocki, *Opium, Empire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A Study of the Asian Opium Trade, 1750-1950* (London: Routledge, 1999), particularly Chapter 5.

[4] Grace, *Opium and Empire*, 255.

[5] Bob Tadashi Wakabayashi, "Opium, Expulsion, Sovereignty. China's Lessons for Bakumatsu Japan," *Monumenta Nipponica* 47, no. 1 (Spring 1992): 1-25.

[6] Teemu Ruskola, "Canton Is Not Boston: The Invention of American Imperial Sovereignty," *American Quarterly* 57, no. 3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859-884.

[7] Nicholas XEMFOLTW Claxton et al., *Challenging Racist “British Columbia”: 150 Years and Counting* (Canada: University of Victoria/The Canadian Centre for Policy Alternatives (BC Office), 2021), www.challengeracistbc.ca.

[8] J. Kēhaulani Kauanui, “A Structure, Not an Event”: Settler Colonialism and Enduring Indigeneity,” *Lateral* 5, no.1 (Spring, 2016): 1, <http://doi.org/10.25158/L5.1.7>.

[9] 見 John Price, “Canada, White Supremacy, and the Twinning of Empi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68.4 (2013), 628-638.

[10] John Price, *Orienting Canada: Race, Empire, and the Transpacific* (UBC Press, 2012), 126-127.